



重編補筆談序

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

幾件及中與後之分

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

似非後人所

得而創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

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

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旣然矣次則廊屋

爲廡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

事豈謂是乎猶可解者或三卷之訛爲二乃若

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何





耶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今以補第九第九乃  
人事於海潮何預焉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  
件大氏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屬十五十五藝  
文也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  
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  
疑此雖舊本或沿襲日久舛訛特甚譬之遠年  
架閣文字其格式非有變革而風雨浸淫蟲鼠  
蠹蝕其間若年月之久近數目之多寡漸不可  
辯而後之胥史或以意爲補綴豈非毫釐之差

者乎然則當何如曰參伍故籍鉤稽現數通行  
打筭別自攢造此籍乃可行耳語云琴瑟不調  
甚者必舉而更張之予師此意盡去所補卷第  
及前中後件之名而悉以原書十七目從事所  
言故事直以補故事辨證也直以補辨證以至  
樂律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異事雜志藥議  
等目皆然目自爲補複者削之疑者闕釐爲三  
卷然後粲然可攷蓋古人之書原無定卷卽以  
筆談言之通攷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



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  
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  
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  
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為之更定也

巽甫題

重編補筆談序

補筆談目錄

卷第一

故事

辨證

樂律

卷第二

象數

官政

權智



藝文

器用

卷第三

異事

雜志

藥議

續筆談十一篇

補筆談目錄

補筆談卷第一

沈括存中

故事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  
 出神宗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  
 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  
 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  
 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  
 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  
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  
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  
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  
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  
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  
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衣緋仁宗  
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

歲許冲兀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  
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  
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  
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  
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  
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  
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  
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爲守乃徙居他室空  
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  
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  
以其國爵也遂守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  
魚袋賜揚王荆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  
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

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  
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  
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  
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  
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參辭謝

事 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  
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



補筆談一  
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子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志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爲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辨證

人多謂廊屋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爲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卽



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六駁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人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棗樹槎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

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意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如



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  
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  
至不可勝讚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  
之可也不當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  
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  
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  
望余帷而延視今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  
代王賦之若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

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覽其狀卽是宋  
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  
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  
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  
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  
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  
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  
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



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  
審帝已崩卽自經于幄下宣宗卽位嘉其  
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  
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嬌妬忤旨  
日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  
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  
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  
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  
矣亦非宣宗卽位乃始追贈按張祐集有

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  
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  
目之曰吾嘗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  
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  
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  
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  
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  
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



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日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

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欵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

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飲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



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  
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  
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  
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  
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蹇以蹇蹇  
比諤諤尤爲訛謬君子夬夬夬二義也  
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  
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  
儒多以爲連語如號號啞啞之類讀之此

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啞人凶當爲句君  
子則夬夬矣何咎之有况於凶乎自天祐  
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書  
曰成湯旣没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没至  
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尙有外  
丙仲壬而尙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  
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  
湯時誥命湯没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  
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



補筆言一  
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  
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  
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  
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況畿內乎論語曰  
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  
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  
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  
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  
多讀爲斷章斷音鍛謂詩之斷句殊誤也  
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  
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  
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  
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  
曰一染謂之縗縗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  
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



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壁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

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瘡醫祝藥副殺之齊祝音呪齊音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尙書本秦官尙音上謂之尙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尙爲常

### 樂律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



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  
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  
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  
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  
海之藝不在干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  
此衆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  
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  
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

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  
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  
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  
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  
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  
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  
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



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  
 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  
 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一高四六合林  
 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  
 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  
 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為犯燕樂  
 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  
 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

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

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

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  
 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  
 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  
 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



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  
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  
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  
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  
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  
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  
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  
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

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  
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  
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  
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  
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  
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  
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  
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  
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



不三言一  
三  
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爲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

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尙高兩律



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  
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  
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  
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鍤性易縮時加  
磨瑩鍤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  
準若準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  
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  
鍤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  
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匾如盆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  
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  
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  
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辯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卽應少  
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  
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  
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  
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



弦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音工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爲一弦稽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弦至徵則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



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  
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  
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  
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  
故其聲龐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  
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  
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  
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

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  
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  
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  
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  
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  
太簇角今爲越角用上字太簇羽今爲正  
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  
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  
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



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爲高平調用一字  
中呂宮今爲遊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爲  
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調用六  
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  
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爲南呂宮用  
尺字林鍾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  
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爲大呂調用  
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  
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

商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  
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  
黃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鍾商用凡  
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  
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  
鍾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  
無



補筆談卷第二

象數

沈括存中述

又一說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  
 庚午也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  
 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卯酉屬  
 巳離初爻納巳卯巳酉也辰戌屬丙艮初  
 爻納丙辰丙戌也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  
 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



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  
得辛戌寅戌申一言便得戊巳卯巳酉一  
言便得巳故皆屬土餘皆倣此三言而得  
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  
得庚巳丑巳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  
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巳  
故皆屬火五言而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  
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  
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

乙丑皆五言而得巳故皆屬水七言而得  
之者商與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  
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  
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七言而得巳  
故皆屬金九言而得之者角與木也假令  
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  
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  
辛酉皆九言而得巳故皆屬金此出於抱  
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



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  
總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  
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  
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  
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  
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  
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  
月遇春秋時節卽溫夏卽暑冬卽寒辛日

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  
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

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  
予當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

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

添時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

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

汐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  
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  
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  
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  
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  
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  
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  
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

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  
不得已猶構舍之用礮楔也自此氣朔交  
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  
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  
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  
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  
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  
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  
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



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

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日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



之今此曆論尤當取怪怒攻罵然異時必  
有用予之說者

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巳爲土  
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  
戊癸爲火運如甲巳所以爲土戊癸所以  
爲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  
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  
文曰始於戊巳之分所謂戊巳分者奎壁  
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砮注引遁甲六

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  
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  
陰陽皆始於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  
辰也甲巳之歲戊巳齡天之氣經於角軫  
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巳之歲得戊  
辰巳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  
同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  
爲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亥天  
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癸巳也丁  
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



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  
 經於角軫故為火運丙辰丁巳也素問曰  
 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  
 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  
 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巳  
 之歲戊巳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屬奎  
 戊壁屬亥甲巳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  
 承之者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  
 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者丙辛

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巳土在奎壁曰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者丁壬之歲甲乙木  
 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  
 氣承之者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  
 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  
 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  
 相從唯戊巳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  
 以戊寄於巳巳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



於巳而以巳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為戌  
 分軫角為巳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戌  
 分則戌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  
 巳分則巳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戌為天門  
 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戌亦當在戌六巳為  
 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巳亦當在辰辰  
 戌皆土位故戌巳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  
 書戌從戌從一則戌寄於戌蓋有從來辰  
 文從厂音漢從衣衣音六身亦用此

左傳亥有二首從

乙音隱從巳則巳寄於辰與素問遁甲相符

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戌陽土也一水之  
 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  
 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巳  
 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  
 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  
 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  
 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



濁之數所謂積實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

徑九寸以黍實其中其積九九八十一此

實積之數也林鍾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

十二前漢書稱入八六十餘律準此所謂

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

鍾長六寸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

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

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

細率之當周九林鍾長六寸亦圍九分十分

律皆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稱林鍾五寸

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餘律準此所謂清

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為正聲一尺八寸

為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為黃鍾清宮倍而長為

濁宮倍而短為清宮餘律準此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

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

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

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



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卦準此  
前卷叙之已詳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少初  
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之初各四并卦爲十  
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  
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  
卦爲二十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  
餘之數也餘卦準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  
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  
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

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  
之故曰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  
圖北方一南方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  
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  
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東北西北  
故其數三十震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故其  
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二  
十有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  
數二十有五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二十



艮得南東西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有三  
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二具圖

如後

圖缺

揲著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陽爻乾爲老陽  
兩多一少非震卽坎非坎卽艮少在前震  
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中含  
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  
爲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卽離非離卽兌多  
在前則巽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積

三爻爲內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  
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爲  
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  
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  
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  
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爲四千九  
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著凡  
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  
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算之乃見凡一卦可



變爲六十四卦此變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貢易林中所得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却爲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尾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爲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積小以爲大積大復爲小豈非一乎往來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爲往者以晝爲來以晝爲往者以夜爲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喻故



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爲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 官政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

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買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



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  
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監場所置積鹽如  
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  
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  
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  
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  
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  
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

當從大當從大因而構訟孫令褫去巾帶  
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  
書傳無聞巾帽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  
八下蘇民間之以爲口實

忠定張尙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  
不務耕織唯以植茶爲業忠定令民去  
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  
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  
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茶租最少民監



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筓而遣之自後人家皆置圃至今謂蘆菴爲張知縣菜

權智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

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党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爲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虜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



其言壯人心亦爲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  
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  
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  
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耶聊欲  
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  
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  
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  
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

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  
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不  
敗此所謂知彼知己量敵爲計後之人不  
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  
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  
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  
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  
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拔趙  
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憚者獨信耳信



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却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項籍也用破趙之迹刈殲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爲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

高帝選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漢書脫略漫見於此

神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爲世衡遇之愈厚畱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



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爲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内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爲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

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



歸姓爲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爲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得於邊人甚詳爲新其廟像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般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

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船乃筦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



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藝文

李學士世衡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爲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爲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墻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

跡而以李所收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雖不同而皆爲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氣不同掠須是



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嫵而手足乖戾終不爲完人揚朱墨翟賢辯過人而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尙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草行

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



補筆談二  
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爲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王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

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器用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監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轂未至地也并軫轆爲四尺互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也車圍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轂上剗輻鑿眼是也大穿內徑四寸五分



寸之二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小穿內徑  
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記謂之軹轂之外穿  
也輻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并輻三寸半  
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金厚一寸大小穿  
其金皆一寸輻廣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  
尺六寸車隊四尺四寸隊音遂謂車之深  
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或深一尺  
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軹  
內崇三尺三寸半輿之深謂之崇較崇二

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轆上出二者  
并車高五尺五寸軹圍一尺一寸車後橫  
木貳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  
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軹  
乃轆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軹圍二  
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貳之植者衡者  
如較之植軹而名互異任正圍一尺四寸  
五分寸之二此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軹  
深四尺七寸此梁軹軹也軹崇三尺三寸



此輶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衡頸爲八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頸則如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軌前十尺隊四尺四寸軌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輿前當轅者與任正相爲四面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輶前持衡者踵圍七寸七寸五分寸之五踵輶後承轅處軌廣八尺兩

轍之間陰如軌之長側於軌前輶二前著驂轡後屬陰在驂之外所以正出管驅長一丈皮爲之前繫於衡後屬於軫內骨所以止之服馬當衡軌兩服齊首驂馬齊衡兩驂雁行謂小却也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涪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爲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彘者鉤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鑪多鏤其底先入火於鑪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難滅而持久又防鑪熱灼席則爲盤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

池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畫大槩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已意奇袤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皮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鑊今吳人謂立鑊爲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筆談卷第三

異事

沈括存中述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葢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荆公爲大理



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以判鈐轄諸  
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  
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  
過客曆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  
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  
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  
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瀕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  
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

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謂龜神物其  
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  
丘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  
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  
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  
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  
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  
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  
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



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墓梁家龜能墓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興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雜誌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  
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  
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  
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

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  
逢便遭官長罵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羶  
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  
各爲一體詩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  
題六字曰效子美評景純獻臣復注其下  
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  
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  
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  
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



西羌首領唃廝羅新歸附摩氈乃其子也  
王宣慶大闢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  
故有摩氈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  
孫槃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  
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  
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  
懌因疔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  
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

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摺一大筠紙扇竊  
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  
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  
剗其目然後孽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  
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  
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疔若頓瘳  
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  
試爲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  
筆圖訖以進上矐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



一補筆談三  
四  
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  
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疴得犯之果有蠲  
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  
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  
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  
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  
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  
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  
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

馘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  
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  
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  
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馘後魏有李鍾馘嗜  
將喬鍾馘楊鍾馘然則鍾馘之名從來亦  
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  
畫耳鍾馘字亦作鍾葵

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  
甚請謚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



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錢文僖公始  
謚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  
頓故事後乃易今謚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  
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  
道路迂直而不常旣列爲圖則里步無緣  
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  
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  
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乎融

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  
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  
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  
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  
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  
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鎮定  
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  
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



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畱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

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誓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寨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輓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旣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



補筆談三  
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  
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  
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  
錄其先畱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  
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  
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  
之子從亾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  
日復爲從亾論奏追錄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  
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  
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  
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  
不疑不務過敬前世啓甚簡亦少用聯幅  
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  
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於中軍則并中軍爲九  
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  
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



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圓物六裹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其數不可改易者，既為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為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

為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祕閣固之法九軍

共為一營陣

行則為陣  
住則為營

以駐隊遶之若依

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為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言陣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



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謂九軍當使別白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遠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

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尙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嘗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



右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  
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  
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  
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  
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

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

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

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次東正當

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

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又南

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為小市橋今廣濟

橋今新橋開明橋今顧家橋通泗橋今太

平橋利園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青園

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

次東水門今有新橋東出有山光橋今在

光寺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

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



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荆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髮不均卽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曰日月各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奮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

化也今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翁嚙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璨耀日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玄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藥議



世人用莽草種類最多有葉大如手掌者有細  
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  
者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草若石南而  
葉稀無花實今考木若石南信然葉稀無  
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  
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  
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  
心有新紅葢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  
可翫襄漢間漁人菟採以搗飯飴魚皆翻

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  
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  
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花紅  
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  
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  
道莽草徒得佳名耳衛公此說亦甚明白  
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  
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



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荆  
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  
不洋然唯鱮魚入江中輒死乃知鱮魚但  
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  
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  
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  
異

寧中閣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娑石二

塊大如棗黃色微似花藥又無名異一塊  
如蓮葍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真偽何以  
爲驗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  
皆姜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真無名  
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真廣州  
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  
蓄摩娑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真偽  
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  
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



補筆言三  
吏書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船舶  
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如不足  
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  
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糝磨之亦  
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卽  
差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  
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草用葉  
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

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  
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  
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而言  
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  
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  
之坐拏能憎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  
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卽藍蛇之首  
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  
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



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菜萁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澁能秘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草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

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雲州日盛夏之官山溪間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



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  
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

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  
腰腳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  
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

鱒魚亦謂之鮓

五四反

魚非人所嗜者江浙

間謂之圓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  
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

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  
鱒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  
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  
華子稱又名鱒魚此却非也蓋差互解之  
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  
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  
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群  
魚大下之時小板去柵使隨流而下日莫  
猥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



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卽此草也唐人  
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  
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  
有零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士  
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  
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薰草條又名  
蕙草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草附會其

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

十數多種蘆葦葭茨蘆荏菹息理反華之類

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

而小則蘆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

云蘆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茨蘆葦蘆葢

一物也名字雖多會之則是兩種耳今世

俗只有蘆與葭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茨等

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茨長大爲



蘆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蘆爲萑釋葭爲葦予今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蒹蘆萑自當是蒹耳詩云葭莢揭揭則葭蘆也蒹蒹也又曰萑葦則萑蒹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蘆江東人呼之爲烏蘆今吳中烏蘆草乃蒹屬也則信蘆爲蒹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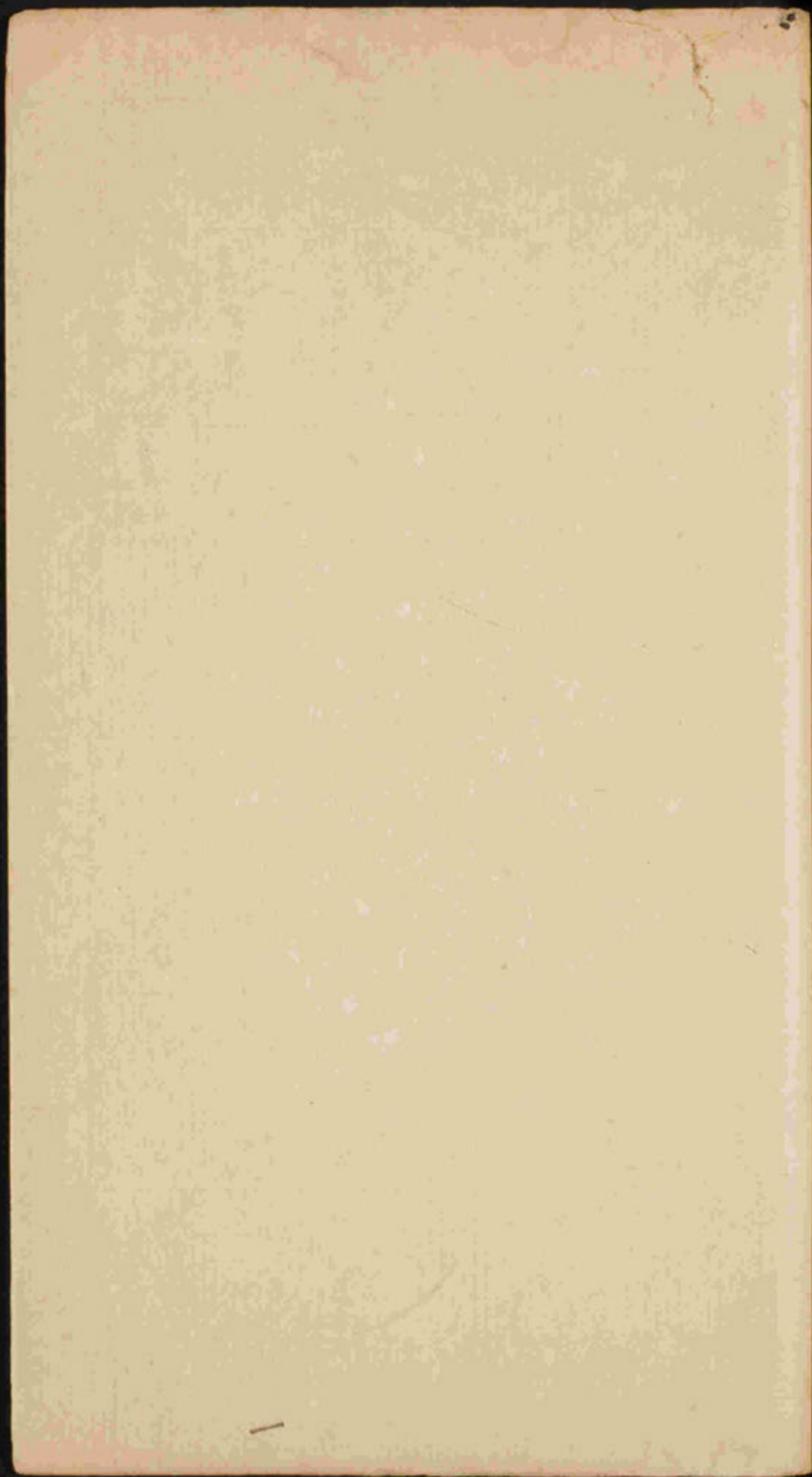
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蒹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薄其餘唯堪供饗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篋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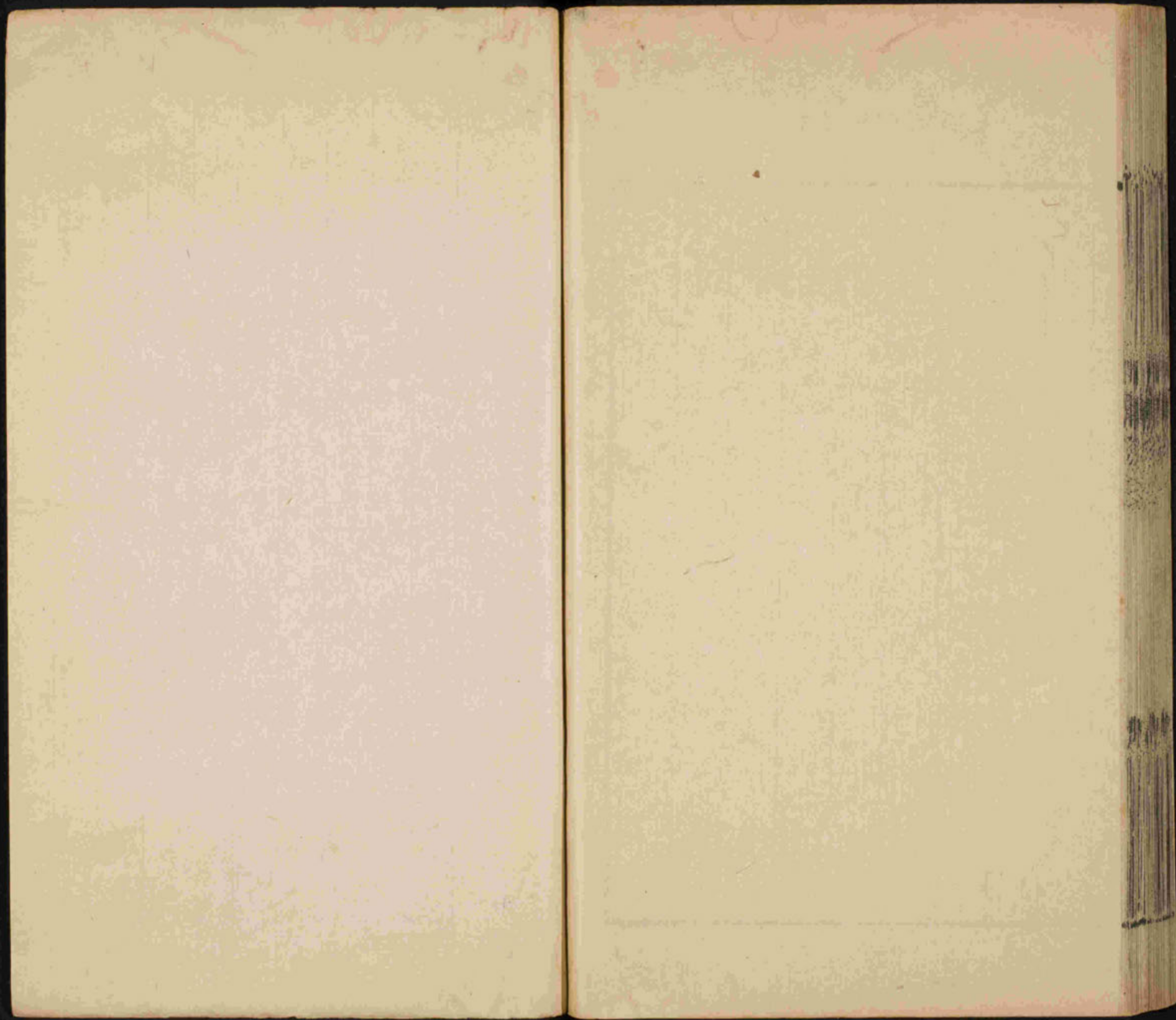
物皆當用蘆無用菰理

扶移卽白楊也本草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草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又引鄭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楊此又誤也論語乃引逸詩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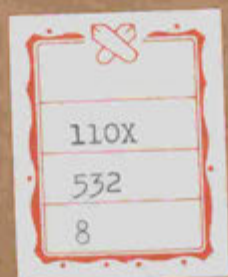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a large rectangular grid of vertical lines, creating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The lines are dark and clearly defined.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smudges. A pinkish-red border is visible at the top and bottom edges.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with some dark, possibly inked, markings.









110X
532
8